三水小牘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三水小牘
作者：皇甫枚　唐

又名《山水小牘》。

上

趙知微雨夕登天柱峯翫月

九華山道士趙知微，乃皇甫玄真之師。少有淩雲之志，入玆山，結廬於鳳凰嶺前。諷頌道書，鍊誌幽寂。蕙蘭以為服，松柏以為糧。隱跡數十年，遂臻玄牝，由是好奇之士多從之。玄真既申弟子禮，服勤執敬，亦十五年。至咸通辛卯歲，知微以山中煉丹須西土藥者，乃使玄真來京師，寓於玉芝觀之上清院。皇甫枚時居蘭陵里第，日與相從，因詢趙君事業。玄真曰：「自君師門，人不見其惰容。嘗云：『分杯結霧之術，化竹釣鰲之方，吾久得之，固恥為耳。』去歲中秋，自朔霖霪，至於望夕，玄真謂同門生曰：『甚惜良宵而值苦雨。』語頃，趙君忽命侍童曰：『可備酒果。』遂遍召諸生，謂曰：『能升天柱峯翫月不？』諸生雖強應，而竊以為濃陰駃雨如斯，若果行，將有墊巾角、折屐齒之事。少頃，趙君曳杖而出，諸生景從。既辟荊扉，而長天廓清，皓月如晝。捫蘿援篠，及峯之巔，趙君處玄豹之茵，諸生藉芳草列待。俄舉卮酒，詠郭景純《遊仙詩》數篇，諸生有清嘯者、步虛者、鼓琴者，以至寒蟾隱於遠岑，方歸山舍。既各就榻，而淒風苦雨，暗晦如前。眾方服其奇致。」玄真棋格無敵，黃白術復得其玄妙。壬辰歲春三月，歸於九華，後亦不更至京洛。

韓文公從大聖討讐

韓文公之寢疾也，名醫良藥，日進有加，而無瘳。忽宵中驚怖，既寤，而汗沾衾裯。命侍人扶坐，小君問之，良久曰：「向來夢神人，長丈餘，金鎧持戟，直入寢門，我不覺

降階拜之。自稱大聖，瞋目謂我曰：『睢邃骨梲國世與韓為仇，吾欲討之而不能，如何？』我跪答曰：『願從大聖討焉。』」不旬日而文公薨，果從其請矣。

元稹烹鯉得鏡

丞相元稹之鎮江夏也，嘗秋夕登黃鶴樓，遙望河江之湄，有光若殘星焉，乃令親信某往視之。某遂棹小舟，直詣光所，乃釣船中也。詢彼漁者，云：「適獲一鯉，光則無之。」親信乃攜鯉而來。既登樓，公庖人剖之，腹中得鏡二，如古大錢；以面相合，背則隱起雙龍，雖小而鱗鬣爪角悉具。既瑩，則常有光耀。公寶之，置臥內巾箱中。及相公薨，鏡亦亡去。

永福湖水變血

滎陽郡城西有永福湖，引鄭水以註之。平時繞岸皆臺榭花木，乃太守郊勞班餞之所。西南壖多修竹喬木，則故徐帥崔常侍彥曾別業也。當咸通中，龐勛之作變，崔公為所執也，湖水赤如凝血者，三日而復。未幾而其家凶問至。余光啟初寓居鄭地，故得之。昔讀本朝書，見河間王之征輔公祏也，江行，舟中宴羣帥，命左右以金盌酌江水。將飲之，水忽化為血，合坐失色。王徐曰：「盌中之血，公祏授首之徵。」果破之。則禍福之難明也如是。

冠蓋山獲古銅斗

余溫泉別業有田客。咸通中，因耕於莊前冠蓋山之陰，獲古銅斗，長二尺餘，其魁方而下殺，柄曲且圓。既治之，四周皆隱起麟鳳龜龍之狀，標有異字十。訪於明篆籀者，亦不能詳。余思之，古史云：「秦皇所幸，令望氣者望有佳氣處，輒瘞奇物以厭當之。」此其是乎？而莊後橫岡，發自紫邏，聯鳴皐而東，洎莊之左，已延袤數十里矣。莊西二里許，舊掘溝三道，以斷厥勢，亦類此也，故書。

風卷曝紙如雪

唐文德戊申歲，鉅鹿郡南和縣街北有紙坊，長垣悉曝紙。忽有旋風自西來，卷壁紙略盡，直上穿雲，如飛雪焉。此兵家大忌也。夏五月，郡守死。

蛇鼠鬬

乾寧末，初，峽師蛇鼠鬬於南門之外，觀者如堵。蛇死而鼠亡去。未旬而峽師遇禍。則知內蛇死而鄭厲入，羣鼠奔而蒲山亡。妖由人興，可為戒懼。

白角櫛之異

唐張應自榮梗命至河內郡，涉九鼎渡，所乘小駟驚逸；及北岸，視後足有物縈燒，狀如大蟮，絳色。乃抽佩刀斷於地，輒復相續，堅縮如白角櫛，紅影若縷。橫絡之，遂賓諸橐中，事畢而還。復渡河，至河陰，天景燥蒸，憩於園井，就之灌濯。因與園叟話之，取角櫛置盆水上，忽黑氣渤興，濃雲四合，狂電震霆，雨雹交下，食頃方霽，盆洞而櫛已亡。

埋蠶受禍

唐咸通庚寅歲，洛師大饑，穀價騰貴，民有殍於溝塍者。至蠶月而桑多為蟲食，葉一斤直一鋺。新安縣慈澗店北村民王公直者，有桑數十株，特茂盛蔭翳。公直與其妻謀曰：「歉儉若此，家無見糧，徒極力於此蠶，尚未知其得失。以我計者，莫若棄蠶，乘貴貨葉，可獲錢千萬。蓄一月之糧，則接麥矣。豈不勝為餒死乎？」妻曰：「善。」乃攜插坎地，養蠶數箔瘞焉。明日淩晨，荷桑葉詣都市鬻之，得三千文，市胾肩及餅餌以歸。至徽安門，門吏見囊中殷血連灑於地，遂止詰之。公直曰：「適賣葉得錢，市胾肩及餅餌貯囊，無他物也。」請吏搜索之。既發囊，唯有人左臂，若新支解焉。羣吏乃反接送於居守，居守命付河南府。尹正瑯琊王公凝，令綱紀鞫之。具欵云：「某瘞蠶賣桑葉，市肉以歸，實不殺人，特請檢驗。」尹判差所由監令就村驗埋蠶處。所由領公直至村，先集鄰保，責手狀皆稱實，知王公直埋蠶，別無惡跡。乃與村眾及公直同發蠶坑，中有箔角一死人，而闕其左臂，取得臂附之，宛然符合。遂復領公直詣府白尹。尹曰：「王公直雖無殺人之辜，且有坑蠶之咎，法或可恕，情在難容。蠶者，天地靈蟲，綿帛之本。故加勦絕，於殺人不殊，當置嚴刑，以絕凶醜。」遂命於市杖殺之。使驗死者，則復為腐蠶矣。

韋玭馬禍

京兆韋玭，小逍遙公之裔，世居孟州泛水縣莊。性不喜書，好馳騁田弋，馬有蹄齧不可

羈勒者，則市之。咸通末，因來泛水，飲於市。酣歌之際，忽有鬻白馬者，曰：「此極駔駿。」玭乘之於衢，曰：「善，可著鞭者。」遂市之。日宴乘歸，禦之鐵鞭，一仆以他馬從。既登東原，絕馳十餘里，仆不能及。復遺鐵鞭，馬逸不能止，迅越蓁莽溝畎，而玭酒困力疲，度必難禁矣。馬方驟逼大桑下，玭遂躍上高枝中，以為無害矣。馬突過數十步，復來桑下，瞋目仰視玭，而長鳴躩地。少頃，齧其桑本，木柿落如掌。臥即或齧草於十步五步內，旋復來齧不已，桑本將半焉。玭懼其桑之顛也，遙望其左數步外有舂井，伺馬之休於茂草，乃跳下疾走投井中。才至底，馬亦隨入，玭與馬俱殞焉。

王玄沖登華山蓮花峯

咸通癸巳歲，余從鼎臣兄自汝入秦。冬十二月，宿於華野狐泉店。鼎臣兄與余同登南坡蘭若，訪主僧曰義海，因話三峯事。海曰：「去秋，有士人王玄沖者，來自天姥。雲遊涉名山，亦盡東南之美矣；惟有華山蓮華峯，今則方伺一登耳。計其五千仞為一旬之程，既上當燔煙為信。翌日，發笈取一藥壺並火金以去。及期，海至桃林以俟。數息間，有白煙欻起蓮花峯，海秘之不言。後二旬而玄沖至，言曰：「前者既入華陽山，尋微徑至蓮華峯下。初登雖峻險，猶可重足一跡；既及峯三分之一，則劣容半足。乃以死誓誌，作氣而登。時遇石室，上下懸絕，則有蘿蔦及石發垂下，接之以升，果一旬而及峯頂。頂廣約百畝，中有池亦數畝。菡萏方盛，濃碧鮮妍，四旁則巨檜喬松。池側有破鐵舟，觸之則碎。既周覽矣，乃燔火焉。既而循池翫花，探取落葉數片及鐵舟寸許懷之。一宿乃下，下之危慄，復倍於登涉時。」海不覺其執玄沖手曰：「君固三清之奇士也。」於是玄沖盡以蓮葉鐵舟鐵贈海。明日復負笈而去，莫知所終。則尚子尋五嶽，亦斯人之徒與？

魯山堯廟

汝之魯山縣二十里曰魯山，民謌曰路山，則古曰堯山也。岠山有唐堯廟，故《文選・南都賦》云「甘厥龍而為醢，視魯山而來遷。奉先帝而追孝，立唐祀於堯山」是也。

衛慶耕田得大珠

衛慶者，汝墳編戶也。其居在溫泉，家世遊惰，至慶乃服田。嘗戴月耕於村南古項城之下，倦憩荒陌，忽見白光焰焰起於壠畝中若星流。慶掩而得之，遂藏諸懷。曉歸視之，乃大珠也，其徑寸五分，瑩無纖翳，乃衣以縑囊，緘之漆匣。會示博物者，曰：「此合

浦之寶也，得蓄之，縱未貴而當富矣。」慶愈寶之，常置於臥內。自是家產日滋，飯牛四百蹄，墾田二千畝，其絲枲他物稱是，十年間郁為富家翁。至乾符末，慶忽疾，雖醫巫疊進，莫有徵者，踰月病且亟。忽聞枕前槍然有聲，慶心動，使開匣，珠有？若縷，色如墨矣。數日而卒，珠亦亡去。自是家日削，子復不肖，貨鬻以供蒲酒之費。未釋喪，室已如懸罄矣。

董漢勛宴陣沒同僚

汝墳部將董漢勛，善騎射，力兼數人，趫捷能鬬。累戍於西北邊，羌人憚之。乾符丙申歲，為汝之龍興鎮將。忽一日，謂其妻曰：「來日有十餘故人相訪，可豐備酒食。」其家以為常客也。翼日，盛飾廳事。至辰巳間，漢勛束帶出鎮門，向空連拜，或呼行第，或呼字，言笑揖讓而登廳。其家大愕，具酒食若陳祭焉。既罷，其妻詰之，漢勛曰：「皆曩日邊上陣沒同儕也。久別一來耳，何異之有？」後漢勛亦無恙。至明年秋八月晦，青土賊王仙芝數萬人奄至。時承明之代，郡國悉無武備。是日，郡選銳卒五百人，令勇將爨洪主之。出郡東二十里苦慕店，盡為賊所禽，唯一騎走至郡。郡人大驚，遂閉門登陴，部分固守。漢勛以五百人據北門。九月朔旦，賊至合圍，一鼓而陷南門，執大守王鐐。漢勛於北門乘城苦戰，中矢者皆應弦飲羽，所殺數十人。矢盡，賊已入，漢勛運劍復殺數十人。劍既折，乃抽屋椽復殺數十人。日夕饑疲，為兵所殪。賊帥亦嗟異焉。

趙將軍凶宅

許都城西之北陬，有趙將軍宅。主父既沒，子孫流移，其處遂凶，莫敢居者。親近乃榜於里門曰：「有居得者便相奉。」乾符初，許有遊氏子者，性剛悍，趫捷過人，見榜曰：「僕猛士也，縱其妖異，必有以制之。」時盛夏既夕，攜劍而入。室宇深邃，前庭廣袤。遊氏子設簟中庭，絺綌而坐。一鼓盡，闃寂無驚。遊氏子倦，乃枕簟面堂而臥。再鼓將半，忽聞軋然開後門聲。蠟炬齊列，有役夫數十，於堂中灑掃，辟前軒，張朱簾繡幕，陳筵席，寶氣異香，馥於檐楹。遊氏子心謂此必小魅耳，未欲迫之，將觀其終。少頃，執樂器，紆朱紫者數十輩，白東廊升階；歌舞妓數十輩，自後堂出，入於前堂。紫衣者居前，朱綠衣、白衣者次之，亦二十許人，言笑自若，揖讓而坐。於是絲竹合奏，飛觴舉白，歌舞間作。遊氏子欲前突禽其渠魅，將起，乃覺髀間為物所壓，冷且重，不能興；欲大叫，口哆而不能聲。但觀堂上歡洽，直至嚴鼓方散。燈火既滅，寂爾如初。遊氏子駭汗心悸，匍伏而出。至里門，良久方能語。其事後，卒無敢居者。

魯縣紇豆將軍廟

汝州魯縣，元魏時西廣州也。刺史紇豆陵層，雄勇有智略。及卒，將吏奉遺旨窆於子城南之左卻敵上。今縣治其中，於卻敵前立廟，題云「紇豆將軍」，歲時奉祀焉。

王知古為狐招壻

咸通庚寅歲，盧龍軍節度使、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方，抗表請修入覲之禮，優詔允焉。先是，張氏世蒞燕土，民亦世服其恩。禮燕臺之嘉賓，撫易水之壯士。地沃兵庶，朝廷每姑息之。洎直方之嗣事也，出綺紈之中，據方嶽之上，未嘗以民間之休戚為意；而酣酒於室，淫獸於原，巨賞狎於皮冠，厚寵集於綠幘。暮年而三軍大怨，直方稍不自安。左右有為其計者，乃盡室西上。至京，懿宗授之左武衛大將軍；而直方飛蒼走黃，莫親僥道之職。往往設罘罝於通衢，則犬彘無遺，臧獲有不如意者立殺之。或曰：「輦轂之下，不可專戮。」其母曰：「尚有尊於我子者耶？」則僭軼可知也。於是諫官列狀上，請收付延尉。天子不忍置於法，乃降為燕王府司馬，俾分務洛師焉。直方至東都，既不自新，而慢遊愈極。洛陽四旁，翥者、攫走者見皆識之，必羣噪長嗥而去。有王知古者，東諸侯之貢士也。雖薄涉儒術，而素不中春官選。乃退處於三川之上，以擊鞠飛觴為事，遨遊於南鄰北里間。至是有紹介於直方者，直方延之，覩其利喙贍辭，不覺前席，自是日相狎。壬辰歲冬十一月，知古嘗晨興，僦舍無煙，愁雲塞望，悄然弗怡，乃徒步造直方第。至則直方急趨將出畋也，謂知古曰：「能相從乎？」而知古以祁寒有難色。直方顧小童曰：「取短皁袍來，請知古衣之。」知古乃上加麻衣焉。遂聯轡而去，出長夏門，則微霰初零；由闕塞，而密雪如註。乃渡伊水而東，南踐萬安山之陰麓；而韝弋之獲甚夥。傾羽觴，燒兔肩，殊不覺有嚴冬意。乃霧開雪霽，日將夕焉。忽有封狐突起於知古馬首，乘酒馳之，數里不能及，又與獵徒相失。須臾，雀噪煙暝，莫知所如。隱隱聞洛城暮鐘，但徬徨於古陌樵徑之上。俄而山川黯然，若一鼓半。試長望，有炬火甚明，乃依積雪光而赴之，復若十餘里。至則喬木交柯，而朱門中開，皓壁橫亙，真北闕之甲第也。知古及門下馬，將徙倚以達旦。無何，小駟頓轡，閽者覺之，隔壁而問阿誰。知古應曰：「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。今旦有友人將歸於崆峒舊隱者，仆餞之伊水濱，不勝離觴；既摻袂，馬逸復不能止，失道至此耳。遲明將去，幸無見讓。」閽曰：「此乃南海副使崔中丞之莊也。主父近承天書赴闕，郎君復隨計吏西征，此惟閨闈中人耳，豈可淹久乎？某不敢去留，請問於內。」知古雖怵惕不寧，自度中宵矣，去將安適？乃拱立以次。少頃，有秉蜜炬自內至者，振管辟扉，引保母出。知古前拜，仍述厥由。母曰：「夫人傳語：主與小子皆不在家，於禮無延客之道。然僻居於山藪接畛，豺狼所嗥，若

復固拒，是見溺而不援也。請舍外廳，翌日可去。」知古辭謝，從保母而入。過重門側廳所，欒櫨宏敞，帷幙鮮華。張銀燈，設綺席，命知古坐焉。酒三行，復陳方丈之饌，豹胎鮪腴，窮水陸之美，保母亦時來相勉。食畢，保母復問知古世嗣宦族及內外姻黨，知古具言之。乃曰：「秀才軒裳令胄，金玉奇標，既富春秋，又潔操履，斯實淑媛之賢夫也。小君以鐘愛稚女，將及笄年，嘗讬媒妁為求佳對久矣。今夕何夕，獲遘良人？潘楊之睦可遵，鳳凰之兆斯在，未知雅抱何如耳？」知古斂容曰：「仆文愧金聲，才非玉潤，豈家室為望，惟泥塗是憂。不謂寵及迷津，慶逢子夜，聆好音於魯館，逼佳氣於秦臺。二客遊神，方茲莫及，三星委照，唯恐不揚。倘獲讬彼強宗，睠以佳耦，則生平所誌，畢在斯乎？」保母喜，謔浪而入白。復出，致小君之命曰：「兒自移天崔門，實秉懿範。奉蘋蘩之敬，知琴瑟之和。惟以稚女是懷，思配君子。既辱高義，乃葉夙心。上京飛書，路且不遠，百兩陳禮，事亦非僭。忻慰孔多，傾矚而已。」知古磬折而對曰：「某蟲沙微類，分及湮淪，而鐘鼎高門，忽蒙采拾。有如白水，以奉清塵；鶴企鳧趨，唯待休旨。」知古復拜。保母戲曰：「他日錦雉之衣欲解，青鸞之匣全開，貌如月華，室若雲邃，此際頗相念否？」知古謝曰：「以凡近仙，自地登漢，不有所舉，誰能自媒？謹當銘彼襟靈，誌之紳帶；期於沒齒，佩以周旋。」復拜。少時，則燎沈當庭，良夜將艾，保母請知古脫服以休。既解麻衣，而皁袍見。保母誚曰：「豈有逢掖之士而服短後之衣也？」知古謝曰：「此乃假之於與所遊熟者，固非己有。」又問所從，答曰：「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。」保母忽驚叫仆地，色如死灰。既起，不顧而走；入宅，遙聞大叱曰：「夫人差事！宿客乃張直方之徒也。」復聞夫人者叫曰：「火急斥出，無啟寇讐！」於是婢子小豎輩羣出，秉猛炬，曳白棓而登階。知古？儴，趯於庭中，四顧遜謝，詈言狎至，僅得出門。才出，已橫門闔扉，猶聞喧嘩未已。知古愕立道左，自怛久之。將隱頹垣，乃得馬於其下，遂馳去。遙望大火若燎原者，乃縱轡赴之，則輸租車方飯牛附火耳。詢其所，則伊水東草店之南也。復枕轡假寐，食頃，而震方洞然，心思稍安。乃揚鞭於大道，比及都門，已有張直方騎數輩來跡矣。遙至其第，既見直方，而知古憤懣不能言，直方慰之。坐定，知古乃述宵中怪事。直方起而撫髀曰：「山魈木魅，亦知人間有張直方也。」且止知古。復益其徒數十人，皆射皮飲羽者，享以卮酒豚肩，與知古復南出。既至萬安之北，知古前導，殘雪中馬跡宛然。直詣柏林下，則碑板廢於荒坎，樵蘇殘於密林，中列大冢十餘，皆狐兔之窟宅，其下成蹊。於是直方命四周張羅彀弓以待，內則束縕荷鍤，且掘且熏。少頃，羣狐突出，焦頭爛額者、罝羅罥掛者、應弦飲羽者，凡獲狐大小百餘頭，以其屍歸。三水人曰：嗟乎王生，生斯世不諧，而為狐貉所侮，況其大者乎！向若無張公之皁袍，則強死穢羶之穴矣。余時在洛敦化里第，於庠集中博士渤海徐公讜為余言之。豈曰語怪，以摭奇文，故傳言之。

下

崆峒山神仙靈跡

汝州臨汝縣南十八里，廣成坡之西垠，有小山。山曰崆峒，即黃帝訪道之地，廣成子所隱也。祠在山東麓，堂上廣成子像，戴獨角巾，被紫霞衣，二侍童而已。重門之右有碑，刺史陸長源文。其顛洞穴如盎，將有大風雨，則白犬自穴出，田夫以為候，亦名山曰玉犬峰。耆老云：「若九春三秋，天景清麗，必有素霧自山岠起。須臾粉堞青甍，彌亙數里，樓殿轇轕，花木煥爛。數息中，霧勢漫散，不復見矣。」庸輩不知神仙窟宅，謂廣成化城，乃里談也。

高平縣所見

光啟中，僖宗在梁州。秋九月，皇甫枚將赴調行在，與所親裴宜成者偕行。十月，自相州西抵高平縣，縣西南四十里，登山越玉溪。其日行旅稍稀，煙雲晝晦，日昃風勁，惑於多岐。上一長阪，下視有茆屋數間，槿籬疎散，其中有喧語聲，乃延望之。少頃，有村婦出自西廂之北，著黃故衣，蓬頭敗屨，連呼之不顧，但俛首而復入。乃循坡東南下，得及其居。至則荊扉橫葛縈帶其上，茨棘羅生於其庭，略無人蹤，如涉一二年者矣。枚與裴生愕立久之，復登阪長望，見官道有人行，乃策蹇驢赴之。至則郵吏將往端氏縣者也，乃與俱焉。是夜宿端氏。

陳璠臨刑賦詩

陳璠者，沛中之卒徒也，與故徐帥時溥少結軍中兄弟之好；及溥為支詳所任，璠亦累遷右職。黃巢之亂，支辟簡勁卒五千人，命溥總之而西，璠為次將。溥自許昌趨洛下，璠以千人反平陰，溥乃矯稱支命追兵回。於是引師與璠合，屠平陰，掠圃田而下及沛。支慮其變，郊勞，及解甲，盛設厚賂之。溥乃令所親諷支曰：「軍前不安，民望見迫，且請公解印以厭眾心。」支力不能制，乃率其孥出居大彭館，溥自稱留後。璠謂溥曰：「支尚書惠及沛人，若不殺之，將貽後悔。」溥不可，璠固請，與溥往復十餘。溥怒曰：「自看！自看！」璠乃詐為溥命，謂之曰：「請支行李歸闕下。」支以為誠也，翌日遂發。璠伏甲於七里庭，至則無少長皆殺之，沛人莫不流涕。其後溥受朝命，乃表璠為宿州太守。璠性憯酷喜殺，復厚斂淫刑，百姓嗟怨。五年中貲賄山積，溥惡之，乃命都將張友代璠；璠怒，不受命。友至，處別第以俟璠出。璠夜率髦俊五百餘人圍友。遲明，

友自領驍果百餘人突之。璠潰，與十餘騎走出數十里，從騎皆亡。璠棄其馬，微服乞食於野。野人有識之者，執以送郡。友縶之，往白浦，浦命斬之於郡。璠本麤悍，而樸不知書，臨刑忽索筆賦詩曰：「積玉堆金官又崇，未幾倏忽變成空。五年榮貴今何在？不異南柯一夢中。」時以為鬼代作也。

郯城令陸存遇賊偷生李庭妻崔氏罵賊被殺

陸存者，愚儒也。衰白之後，方調授汝州郯城令，時乾符丁酉歲也。是秋，王仙芝黨與起，自海沂來攻郡，途經郯城，存微服將遁，為賊所虜。其酋問曰：「汝何等人也？」存紿之曰：「某庖人也。」乃命溲面煎油作（麥主）者，移時不成，賊酋怒曰：「這漢漫語，把劍來。」存懼，急撮面兩手速拍曰：「祖祖父父，世業世業。」眾大笑，釋之。時縣尉李庭妻崔氏，有殊色；賊至，為所掠，將妻之，崔氏大詬曰：「我公卿家女，為士子妻，死乃緣命，豈受草賊汚辱！」賊怒，刳其心而食，見者無不灑涕。

夏侯禎黷女靈皇甫枚為禱乃免

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，有祠曰女靈觀。其像獨一女子焉，低鬟嚬蛾，艷冶而有怨慕之色。祠堂後平地，怪石圍數畝，上擢三峯，皆十餘丈，森然肖泰華也。詢之父老，云：「大中初，斯地忽暴風驟雨，襄丘陵震屋瓦，一夕而止，遂有玆山。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：『吾商於之女也，帝命有此百里之境，可告鄉里為吾立祠於山前；山亦吾所持來者，無曠時祭，當福汝。』鄉人遂建祠宮，書祠典，歷數世矣。」咸通末，余調補縣印吏，實屍嘗祭，與同舍生譙國夏侯禎偕行。祭畢，與禎縱觀祠內。禎獨眷眷不能去，乃索卮酒酹曰：「夏侯禎少年，未有配偶，今者仰覿靈姿，願為廟中掃除之隸，神其鑒乎。」既舍爵，乃歸。其夕，夏侯生恍不寐，若為陰靈所中。其仆來告，余走視之，則目瞪口噤，不能言矣。余謂曰：「得非女靈乎？」禎頷焉。余命吏載楮鏹，潔尊席而禱曰：「夫人嶽鎮愛女，疆埸明祇，致禾黍豐登，戢虎狼暴殄，斯神之任也。今日之祭，乃郡縣常祀，某職其事，敢不嚴恭。豈謂友生不勝餞豎之余，至有慢言黷於神聽。今疾作矣，豈降之罰耶？抑果其請耶？若降之罰，是以一言而斃國士，是違好生之德，當專戮之辜，帝豈不降鑒，而使神祇虐於下乎？若果其請，是以一言舍貞靜之道，播淫佚之風，緣張碩而動雲軿，顧交甫而解明佩。若九閽一叫，必貽幃箔不修之素，況天下多美丈大，何必是也？神其聽之。」奠訖，夏侯生康豫如故。

殷保晦妻封氏罵賊死

渤海封夫人諱詢，字景文，天官侍郎敖孫也。諸兄皆貢士，有聲名場。夫人氣韻恬和，容止都雅，善草隸，工文章；盛飾則芙蕖出綠波，巧思則柳絮因風起。至於婉靜之法，翦制之工，固不學而生知。嫦黨號為淑女。咸通戊子歲，始從媒贊，移天於殷門故秘省校書保晦遐構。遐構兄，余寮壻也。愛鐘自出，姑實親姨，夙夜蒸蒸，劬勞無怠。廣明庚子歲，妖纏黃道，釁起白丁，關輔烽飛，輦轂遐狩。以天府陸海之盛，奄化於鯨鯢腹中。即冬十二月七日也，邦人大潰，校書自永寧里所居，盡室潛於蘭陵里蕭氏池臺，地鄰五門，以為賊不復入。至明日，羣凶霧合，秘校遂為所俘。賊酋覩夫人之麗，將欲叱後乘以載之。夫人正色相拒，確然不移，誘說萬辭，俱瞑目反背而莫顧。日將夕，賊因勃然起曰：「行則保羅綺於百齡，止則取齏粉於一劍。」夫人奮袂罵曰：「狂賊狂賊，我生於公卿高門，為士君子正室，琴瑟葉奏，鳳凰和鳴。豈意昊天不容，降此大戾，守正而死，猶生之年。終不負穢抱羞於汝逆豎之手！」言訖，遇害。賊酋既去，秘校脫身來歸，侍婢迎門，白夫人逝矣。秘校拊膺失聲而前，枕屍於股，大慟良久，揮淚於夫人面曰：「景文景文，即相見。」遂長號而絕。三婢子覩主父主母俱殞，乃相攜投浚井而死。三水人曰：噫！二主二天，實士女之醜行。至於臨危抗節，乃丈夫難事，豈謂今見於女德哉！渤海之媛，汝陰之嬪，貞烈規儀，永光於彤管矣。辛丑歲，遐構兄出自雍，話茲事，以余有《春秋》學，命筆削以備史官之闕。

廣明庚子大風雨之異

廣明庚子歲，余在汝墳溫泉之別業。夏四月朔旦，雲物暴起於西北隅，瞬息間濃雲四塞，大風壞屋拔木，雨且雹，雹有如桮棬者。鳥獸盡殪，被於山澤中。至午方霏。觀行潦之內，蝦蟹甚眾。明日，余抵洛城。自長夏門之北，夾道古槐十拔去五六矣，門之鴟吻亦失矣，余以為非吉徵。至八月，汝州召募軍李巡光等一千五百人，自雁門回掠東都南市，焚長夏門而去，入蜀。自茲諸夏騷蕩矣。上天垂戒，豈虛也哉！

李仲呂禱堯祠以烏馬騶人為獻

姑臧李仲呂，咸通末，調授汝之魯山令。為政明練，吏不敢欺。遇旱，請禱羣望皆不應。仲呂乃潔齋自禱於縣二十里魯山堯祠，以所乘烏馬及騶人張翰為獻。祭畢，將下山，雲霧暴起，及平澤而大雨，仆馬皆暴殞。於是仲呂復設祭，圖仆馬於東壁。

黑水將軍靈異

弋陽郡東南有黑水河，河澭有黑水將軍祠。大和初，薛用弱自儀曹郎出守此郡，為政嚴而不殘。一夕夢贊者云：「黑水將軍至。」延之，乃魁梧丈夫，須眉雄傑，介金附鞬。既坐，曰：「某頃溺於玆水，自以秉仁義之心未展，上訴於帝。帝曰：『汝陰位方崇。』遂授此任。郎中可為立祠河上，當佑斯民。」言訖而寤。遂命建祠設祭，水旱災沴，禱之皆應。用弱有葛谿寶劍，復夢求之，遂以為贈。仍刳神前柱並匣寘之，外設小扉，加扃鎖焉。乾符戊戌歲，大理少卿徐煥，以決獄平允，授弋陽郡。秋七月出京，時方霖霪，東道泥濘。歷崤函，度東周，由許蔡，略無霽日。既渡長淮，宿於嘉鹿館，則弋陽之西境也。時方苦雨淒風，徒禦多寒色，煥具酒祈之，其夕乃霽。煥由是加敬，每春秋常祀，必躬親之。明年冬十月，賊黨數千人來攻郡城，煥堅守，城不可拔，乃引兵西入義陽。時有無賴者，以廟劍言於賊裨將，將乃率徒破柱取去。既而曉出縱掠，氛霧四合，莫知所如。忽遇一樵童，遂執之令前導。既越山，霧開，乃義營張周寨也。率與賊遇，盡殺之。張周親禽其首，解其劍，復歸諸廟，至今時享不廢。

劉刺夫家怪異

彭城劉刺夫，會昌中進士上第。大中年授鄠縣尉，卒。妻王氏，歸其家，居洛陽敦化里第堂之後院。咸通丁亥歲，夜聚諸子侄，藏鉤食煎餅，廚在西廂，小童秆兒持器下食。時月晦雲慘，指掌莫分。秆兒者忽失聲仆地而絕，秉炬視之，則體冷面黑，口鼻流血矣。擢發灸指，少頃而蘇。復令數夫束縕火循廊之北，於倉後得所持器。倉西則大廁，廁上得一煎餅，混中復有一餅焉。

鄭大王聘嚴郜女為子婦

許州長葛令嚴郜，衣冠族也。立性簡直，雖羈束於官署，常畜退心。咸通中罷任，乃於縣西北境上陘山陽置別業。良田萬頃，桑柘成陰，奇花芳草，與松竹交錯，引泉成沼，即阜為臺，盡登臨之志矣。夫人河東裴氏，有三女，長適滎陽鄭氏，次適京兆杜氏，幼曰阿珊，特端麗妍瑩。乙巳歲，年十五矣。時清明節，嚴公盡室登陘山，山西岑有鄭大王祠，乃於祠中薦酒饌，令諸女縱觀，日晚方歸。降及山半，旋風忽起於道左，繚繞諸女，塵坌陰晦。眾皆驚懼，而阿珊獨仆於地，色變不能言，鬟上失金翹，乃扶持而歸。召巫者視之，巫譯神言曰：「我鄭大王也，今聘爾女為第三子婦。」其家遽使齎酒殺紙錢，令巫者詣祠求之。既至，得金翹於神座上，巫者再三請禱，神終言不可。明日，阿珊殞，便憑巫言以達所以。嚴氏遂令送服玩，設禮筵於祠內。厥後每有所須，必讬巫言

告其家。嚴公夫人即余室之諸姑也，故得其實而傳之。

李約遇老父求負

咸通丁亥歲，隴西李夷遇，為邠州從事。有僕曰李約，乃夷遇登第時所使也，願捷善行，故常令郵書入京。其秋七月，李約自京還邠，早行數里，鼓方始絕，倦憩古槐下。時月映林杪，余光向明。有一父皤然，傴而曳杖，亦來同坐。既坐而呻吟不絕，良久謂約曰：「老父欲至咸陽，而蹣跚不良於行，若有義心，能負我乎？」約怒不應。父請之不已，約乃謂曰：「可登背。」父欣然而上。約知其鬼怪也，陰以所持哥舒棒自後束之而趨，將及開遠門，東方明矣。父數請下，約謂曰：「何相侮而見登？何相憚而見舍？」束之愈急。父言語無次，求哀請命，約不答。忽覺背輕，有物墜地，視之，乃舊敗柩板也。父已化去，擲於里垣下，後亦無咎。

侯元違神君之戒兵敗見殺

侯元者，上黨郡銅鞮縣山村之樵夫也。家道貧窶，唯以鬻薪為事。唐乾符己亥歲，於縣西北山中伐薪回，憩谷口，傍有巨石，嶷然若廈屋。元對之太息，恨己之勞也。聲未絕，石剖然豁開若洞。中有一叟，羽服烏帽，髯髮如霜，曳杖而出。元驚愕，遽起前拜。叟曰：「我神君也，汝何多嘆？自可於吾法中取富貴，但隨吾來。」叟復入洞中，元從之。行數十步，廓然清朗，田疇砥平，特多異花芳草。數里，過橫溪，碧湍流苔，鴛鷺泝洄，其上長梁夭矯如晴虹焉。過溪北，左右皆喬松修篁，高門渥丹，臺榭重復。引元之別院，坐小亭上。檐楹階砌，皆奇寶煥然。及進食行觴，復目皆未覩也。食畢，叟退。少頃，二童揖元詣便室，具湯沐，進新衣一襲。冠帶竟，復導至亭上。叟出，命仆設淨席於地，令元跪席上。叟授以秘訣數萬言，皆變化隱顯之術。元素蠢戇，至是一聽不忘。叟戒曰：「汝雖有少福，合於至法進身，然面有敗氣未除，亦宜謹密自固。若圖謀不執，禍喪必至。且歸存思，如欲謁吾，但至心叩石，當有應門者。」元因拜謝而出，仍令一童送之。既出，洞穴泯然如故，視其樵蘇已失。至家，其父母兄弟驚喜曰：「去一旬，謂已碎於虎狼之吻。」元在洞中如一日耳。又訝其服裝華潔，神氣激揚，元知不可隱，乃為其家人言之。遂入靜室中，習熟其術，期月而術成，能變化百物，役召鬼魅，草木土石，皆可為步騎甲兵。於是悉收鄉里少年勇悍者為將卒，出入陳旌旂幢蓋，鳴鼓吹，儀比列國焉。自稱曰賢聖，官有三老、左右弼、左右將軍等號。每朔望，必盛飾往謁神君，神君必戒以無稱兵，若固欲舉事，宜待天應。至庚子歲，聚兵數千人，縣邑恐其變，乃列上。上黨帥高公潯命都將以旅討之。元馳謁神君請命，神君曰：「既言之矣，但當偃旂臥鼓

以應之，彼見兵威若是，必不敢內薄而攻我。誡之，慎勿輕接戰。」元雖唯唯，心計以為我奇術制之有餘，且小者不能抗，後其大者若之何？復示眾以不武也。既歸，令其黨戒嚴。是夜，潞兵去元所據險三十里，見步騎戈甲蔽山澤，甚難之。明方陣而前，元領千餘人直突之，先勝後敗，酒酣被禽。至上黨，縶之府獄，嚴兵圍守。旦視，伽穿，中惟燈臺耳，失元所在。夜分已達銅鞮，徑詣神君謝罪。神君怒曰：「庸奴！終違前教。今日雖幸而免，斧鋮亦行將及矣，非吾徒也。」不顧而入，鬱悒趨出。後復謁神君，虔心叩石，石不為開矣，而其術漸歇。猶為其黨所說，是秋，率徒掠并州之大谷；而并騎適至，圍之數重。術既不神，遂斬之於陣，其黨與散歸田里焉。

張謀孫鑿池犯太歲

廣州刺史張謀孫，雖出於閫茸，有口辨，善心計，累為王府參佐。咸通初，從交廣倅，遂為元寮。性貪侈，聚斂不倦。南海多奇貨，若犀象珠貝之類，不可勝計。及府罷，北歸於汝墳，於郡三十里郁陽驛南汝水之上構別業，窮極華敞。嘗鑿一池，欲北引官渠水漲之。或曰：「此處今年太歲所在也。」謀孫誡役夫曰：「掘得太歲則止。」明日及泉，獲一土囊，破之，中有物升余，色白如粟粒，忽跳躍四散而隱。謀孫遂中暴病，信宿而卒。

周撞子

唐廣明歲，薛能失律於許昌，都將周岌代之。明年，宰相王徽過許，謂岌曰：「昔聞貴藩有部將周撞子，得非司空耶？何致此號？」岌愧赧良久，答曰：「岌出身走卒，實蘊壯心。每有征行，不避鋒劍，左沖右捽，屢立微功，所以軍中有此名號。」王笑，復謂岌曰：「當時撲落渦河裏，可是撞不著耶？」岌頃總許卒征徐，方為賊所敗，溺於渦水，或拯之，僅免。故有此言。

魚玄機笞斃綠翹致戮

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，字幼微，長安倡家女也。色既傾國，思乃入神。喜讀書屬文，尤致意於一吟一詠。破瓜之歲，誌慕清虛。咸通初，遂從冠帔於咸宜，而風月賞玩之佳句，往往播於士林。然蕙蘭弱質，不能自持，復為豪俠所調，乃從遊處焉。於是風流之士爭修飾以求狎，或載酒詣之者，必鳴琴賦詩，間以謔浪，懵學輩自視缺然。其詩有「綺陌春望遠，瑤徽秋興多」，又「殷勤不得語，紅淚一雙流」，又「焚香登玉壇，端簡

禮金闕」，又云：「多情自鬱爭因夢，仙貌長芳又勝花。」此數聯為絕矣。一女僮曰綠翹，亦特明慧有色。忽一日，機為鄰院所邀，將行，誡翹曰：「無出。若有熟客，但云在某處。」機為女伴所留，迨暮方歸院，綠翹迎門曰：「適某客來，知鍊師不在，不舍轡而去矣。」客乃機素相昵者，意翹與之狎。及夜，張燈扃戶，乃命翹入臥內。訊之，翹曰：「自執巾盥數年，實自檢禦，不令有似是之過，致忤尊意。且某客至，款扉，翹隔闥報云：『鍊師不在。』客無言，策馬而去，若云情愛，不蓄於胸襟有年矣，幸鍊師無疑。」機愈怒，裸而笞百數，但言無之。既委頓，請杯水酹地曰：「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，而未能忘解佩薦枕之歡。反以沈猜，厚誣貞正，翹今必死於毒手矣。無天則無所訴；若有，誰能抑我彊魂？誓不蠢蠢於冥莫之中，縱爾淫佚！」言訖，絕於地。機恐，乃坎後庭瘞之，自謂人無知者。時咸通戊子春正月也。有問翹者，則曰：「春雨霽，逃矣。」客有宴於機室者，因溲於後庭，當瘞上，見青蠅數十集於地，驅去復來。詳視之，如有血痕，且腥。客既出，竊語其僕。僕歸，復語其兄。其兄為府街卒，嘗求金於機，機不顧，卒深銜之。聞此，遽至觀門覘伺，見偶語者，乃訝不覩綠翹之出入。街卒復呼數卒，攜鍤共突入玄機院發之，而綠翹貌如生。卒遂錄玄機京兆府，吏詰之，辭伏，而朝士多為言者。府乃表列上，至秋，竟戮之。在獄中亦有詩曰：「易求無價寶，難得有心郎。明月照幽隙，清風開短襟。」此其美者也。

峴陽峯池雨徵

安定郡有峴陽峯，峯上有池，若雨而雲起池中，若車蓋然。故里諺云：「峴山張蓋雨滂沱。」

暴風拔旆李鈞不終

李鈞之蒞臨汝也，郡當王仙芝大兵之後，民間多警。李鈞以兵力單薄，抗疏上聞，詔以昭義軍三千五百人鎮焉。乾符戊戌歲也，兵至，營於郡西郭。明年春，鈞節制上黨，雜報到，於是鎮兵部將排隊於州前通衢，率其屬入衙，展君臣之禮。忽有暴風揚塵，起自軍門而南，蟠折行伍，拔大旆十餘以登。州人愕然而顧，沒於天際。明日，州北二十里大牛谷，野人得旆以獻，帛無完幅，支榦皆摺折矣。鈞至上黨，統眾出雁門，兵既不戢，暴殘居民，遂為猛虎軍所殺矣。

逸文

溫京兆

溫璋，唐咸通壬辰尹正天府。性黷貨敢殺，人亦畏其嚴殘；不犯，由是治有能名。舊制：京兆尹之出，靜通衢，閉里門；有笑其前道者，立杖殺之。是秋，溫公出自天街，將南抵五門，呵喝風生。有黃冠老而且傴，弊衣曳杖，將橫絕其間，騶人呵不能止。溫公命捽來，笞背二十，振袖而去，若無苦者。溫異之，呼老街吏令潛而覘之有何言，復命黃冠扣之，既而跡之。迨暮，過蘭陵里，南入小巷，中有衡門，止處也。吏隨入關。有黃冠數人出謁甚謹，且曰：「真君何遲也？」答曰：「為凶人所辱。可具湯水。」黃冠前引，雙鬟青童從而入。吏亦隨之。過數門，堂宇華麗，修竹夾道，擬王公之甲第。未及庭，真君顧曰：「何得有俗物氣？」黃冠爭出索之，吏無所隱，乃為所錄。見真君，吏叩頭拜伏，具述溫意。真君盛怒曰：「酷吏不知禍將覆族，死且將至，猶敢肆毒於人，罪在無赦！」叱街吏令去。吏拜謝了，趨出，遂走詣府，請見溫。時則深夜矣，溫聞吏至，驚起，於便室召之。吏悉陳所見，溫大嗟惋。明日將暮，召吏引之；街鼓既絕，溫微服與吏同詣黃冠所居。至明，吏款扉，應門者問誰。曰：「京兆溫尚書來謁真君。」既辟重閨，吏先入拜，仍白曰：「京兆君一作「尹」溫璋。」溫趨入拜。真君踞坐堂上，戴遠遊冠，衣九霞之衣，色貌甚峻。溫伏而敍曰：「某任總浩穰，權唯震肅，若稍畏懦，則損威聲。昨日不謂淩迫大仙，自貽罪戾，故來首服，幸賜矜哀。」真君責曰：「君忍殺立名，專利不厭，禍將行及，猶逞凶威。」溫拜首求哀者數四，而真君終蓄怒不許。少頃，有黃冠自東序來，拱立於真君側，乃跪啟曰：「尹雖得罪，亦天子亞卿。況真君洞其職所統，宜少降禮。」言訖，真君令黃冠揖溫升堂，別設小榻令坐。命酒數行，而真君怒色不解。黃冠復啟曰：「尹之忤犯，弘宥誠難；然則真君變服塵遊，俗士焉識？『白龍魚服，見困豫且。』審思之。」真君悄然良久，曰：「恕爾家族。此間亦非淹久之所。」溫遂起，於庭中拜謝而去。與街吏疾行至府，動曉鐘矣。雖語親近，亦秘不令言。明年，同昌主薨，懿皇傷念不已，忿藥石之不徵也，醫韓宗紹等四家詔府窮竟，將誅之。而溫鬻獄緩刑，納宗紹等金帶及餘貨凡數千萬。事覺，飲酖而死。——〈《廣記》四十九〉

張從諫

東都敬愛寺北禪院大德從諫，姓張氏，南陽人。徙居廣陵，為土著姓。身長八尺，眉目魁奇。越壯室之年，忽頓悟真理，遂舍妻子，從披削焉。於是研精禪觀，心境明白。不逾十載，耆年宿德，皆所推服。及來洛，遂止敬愛寺。年德並成，緇黃所宗。每赴供皆與賓頭盧尊者對食，其為人天欽奉若此。唐武宗嗣歷，改元會昌，愛馭鳳驂鶴之儀，薄

點墨降龍之教，乃下郡國毀塔廟，令沙門復初。諫公乃烏帽麻衣，潛於皇甫枚之溫泉別業。後岡上喬木駢鬱，巨石砥平，諫公夏日常於中入寂，或補毳事。忽一日，積雲駃雨，霆擊石傍大檀。雨至，諸兄走往林中，諫公恬然趺坐，若無所聞者。諸兄致問，徐曰：「惡畜生而已。」至大中初，宣宗復興內教，諫公歸東都故居。其子自廣陵來觀，適與遇於院門，威貌崇嚴，不復可識，乃拜而問從諫大德所居。諫公指曰：「近東頭。」其子既去，遂闔門不出，其割裂愛剛又如此。咸通丙戌歲夏五月，忽遍詣所信向家，皆謂曰：「善建福業，貧道秋初當遠行，故相別耳。」至秋七月朔，清旦，盥手焚香，念慈氏如來，遂右脇而臥。呼門人玄章等戒曰：「人生難得，惡道易淪。唯有歸命釋尊，勵精梵行。龍花會上，當復相逢。生也有涯，與爾少別。」是日無疾奄化，年有八十餘矣。玄章等奉遺旨送屍於建春門外屍陁林中，施諸鳥獸。三日復視之，肌貌如生，無物敢近。遂覆以餅餌，經宿，有狼狐跡，唯啗餅餌，而豐膚宛然。乃依天竺法閣維訖，收餘燼，起白塔於道傍，春秋奉香火之薦焉。——〈《廣記》九十七〉

宋孔目

唐僖宗之狩於岷蜀也，黃巾尚遊魂於三輔。中和辛丑歲，詔丞相晉國公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，執操旗鼓，乘三峽而下，作鎮南燕，為東諸侯節度。又詔軍容使西門季玄為都監。秋七月，鐸至滑，都監次於臨汝。郡當兵道，郵傳皆焚，乃舍於龍興北禪院。其西廊小院，即都監下都押衙何羣處之。羣，滑人也，世為本軍劇職。羣少凶險，親姻頗薄之。乃西走上京，以干中貴人，而西門納焉。至是擢為元從都押衙，戎事一以委焉。羣志氣驕佚，肉視其從。嘗一日，汝州監軍使董弘贊，令孔目官宋柔奉啟於都監致命。將出，值羣方據胡牀於門下，怒其不先禮謁也，叱數卒捽以入，擊以馬撾而遣之。弘贊聞之大恐，笞宋柔數十，仍斥去不復任使。馳書使謝羣，羣亦無怍。復數旬，日將夕，宋柔徒行經寺門，又值羣自外將入，瞥見發怒，連叱騶皁錄之。入院，候曛黑，殺而支解，納諸混中。既張燈，宛見宋柔被髮徒跣，浴血而立於燈後。羣矍起，奪劍擊刺，歘然而滅；厥後夜夜見之。暮秋月，都監遷於滎陽郡，舍於開元寺子城東南隅之地。至是羣神情惝怳，漸不自安，乃與其裨將竇思禮等謀叛，將大掠郡中，而奔於江左。都監部曲三百許人，皆畏羣而唯諾。會太守杜真府符請都監夜宴，啟至，羣謂思禮等曰：「機不旋踵，時不再來，必發今宵，無貽後悔。」思禮等遂潛勒部分。至晡時，都監赴宴，羣令親信十數人從，戒曰：「至三更，汝焚六司院門，寺中必舉火相應。」其夕一鼓，羣假寢帳中，乃夢宋柔向羣大叱曰：「吾讎雪矣！」遂驚覺，召思禮語之。對曰：「此乃思也，是何能為？」二鼓將半，乃令其徒擐甲，使一卒登佛殿西大梓樹瞷子城內。無何，郡都虞候遊巡至，僧綱啟門，入至殿隅。仰視木杪，心動，命爇炬於下，乃見介者蹲於枝間。

方詰所從，羣連聲謂曰：「走卒疮作，遂逃於上，無他也。」都虞候色變，馳出戒嚴。羣呼思禮等謂曰：「事亟矣，不速行，將為豎子所殄。」仍擁其徒斬東門關而出奔。若走兩舍，而羣心蕩，無所從其適，下稍稍亡去。倦憩水側，遙聞嚴鼓聲，乃僕射陂東北隅壖也。思禮覺，乃前請啟密語。羣將耳附之，思禮拔佩刀疾斫羣首墜於地，餘眾大囂而散。思禮攜羣首，遲明，歸命於都監。貰其罪，使招其散卒焉。——〈《廣記》一百二十三〉

裴光遠

河東裴光遠，唐龍紀己酉歲，調授滑州衛南縣尉。性貪婪，冒干貨賄，嚴刑峻法，吏民畏而惡之。尤好擊鞠，雖九夏蒸鬱，亦不暫休息。畜一白馬，駿健能馳騁，竟以暑月不勝其役，而致斃於廣場之內。有里長王表者，家雖富贍，早喪其妻，唯一子可七八歲，白晳端麗，常隨父來縣曹。光遠見而憐之，呼令入宅，遺以服翫，自是率以為常。光遠令所親謂表曰：「我無子，若能以此兒相餉，當善待汝。縱有大過，亦不汝瑕疵也。」表答曰：「某誠賤微，受制於上。骨肉之間，則無以奉命。況此兒緦褓喪母，豈可復離其父乎？設使以此獲罪於明公，亦甘心矣。」光遠聞而銜之。後數日，乃遣表使於曹南，使盜待諸境上，殺之而取其子。大順辛亥歲春，光遠遘疾，逾月委頓。或時若鬼物所中，獨言曰：「王表來也，當還爾兒。」又為表言曰：「某雖小吏，慎密未嘗有過，反招殘賊，規奪赤子。已訴於天，今來請命。」又為己語：「今還爾兒，與爾重作功德，厚賂爾陰錢，免我乎？」皆曰不可。少頃，曰：「馬來也。」則代馬語曰：「為人乘騎，自有年限。至於負載馳驟，亦有常程。筋力之勞，所不敢憚。豈有盛夏之月，擊鞠不止，斃此微命，實由於君。已訴上天，今來奉取。」又為己語，祈之如王表，終不聽。數日，光遠遂卒。——〈《廣記》一百二十三〉

李龜壽

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，宣宗朝再啟黃閣。不協比於權道，唯以公諒宰大政。四方有所請，礙於德行者，必固爭不允，由是征鎮忌焉。而志尚典籍，雖門施行馬，庭列鳧鐘，而尋繹未嘗倦。於永寧里第別構書齋，每退朝，獨處其中，欣如也。居一日，將入齋，唯所愛卑腳犬花鵲從。既啟扉，而花鵲連吠，銜公衣卻行，叱去復至。既入閣，花鵲仰視，吠轉急，公亦疑之。乃於匣中拔千金劍按於膝上，向空祝曰：「若有異類陰物，可出相見。吾乃丈夫，豈懾於鼠輩而相逼耶？」言訖，歘有一物自梁間墜地，乃人也。朱鬚，衣短後衣，色貌黝瘦，頓首再拜，唯曰死罪。公止之，且詢其來及姓名。對曰：「李龜

壽，盧龍塞人也。或有厚賂龜壽，令不利於公。龜壽感公之德，復為花鵲所驚，形不能匿。公若舍龜壽罪，願以餘生事公。」公謂曰：「待汝以不死。」遂命元從都押衙傅存初錄之。明日詰旦，有婦人至門，服裝單急，曳履而抱持繈嬰，請於閽曰：「幸為我呼李龜壽。」龜壽出，乃其妻也。且曰：「訝君稍遲，昨夜半自薊來相尋。」及公薨，龜壽盡室亡去。——〈《廣記》一百九十六〉

皇甫及

皇甫及者，其父為大原少尹，甚鐘愛之，及生如常兒。至咸通壬辰歲，年十四矣，忽感異疾，非有切肌徹骨之苦，但暴長耳，逾時而身越七尺，帶兼數圍，長啜大嚼，復三倍於昔矣。明年秋，無疾而逝。——〈《廣記》二百二十〉

劉允章

東都留守劉允章，文學之宗，氣頗高介，後進循常之士，罕有敢及門者。咸通中，自禮部侍郎授鄂州觀察使。明年皮日休登第，將歸覲於蘇臺，路由江夏，因投刺焉。劉待之甚厚，至於饔餼有加等，留連累日，仍致宴於黃鶴樓以命之。監軍使與參佐悉集後，日休方赴召，已酒酣矣。既登樓，劉以其末至，復乘酒應命，心薄之。及酒數行，而日休吐論紛擾，頓亡禮敬。劉作色謂曰：「吳兒，勿恃蕞爾之才，且可主席。」日休答曰：「大夫豈南嶽諸劉乎？何倨貴如是？」劉大怒，戟手遙指而詬曰：「皮日休，知鸚鵡洲是禰衡死處不？」日休不敢答，但嵬峩如醉，掌客者扶出。翌日，微服而遁於浙左。——〈《廣記》二百六十五〉

捧硯童

捧硯者，裴至德之家童也。其母曰春紅，配騶人高璠而生。一歲時，夏日浴之，裸臥於廊廡間。有卑腳犬曰青花，忽來嚙兒陰食之。春紅聞啼聲，狼忙而至，則血流盈席矣。賴至德有良藥，封之，百日如故。明年夏，寢之前軒，青花伺人隙復來，並卵又食訖，宛轉於地而死。又以前食之藥傅之，及愈，為宦者焉。字之曰捧硯，委以內豎之職。至光啟丙午，年十餘歲矣。裴使外出，遇盜於鄭效，見害。噫！捧硯，童也，再殘而無恙。裴以一出而不回者，其故何哉？——〈《廣記》二百七十五〉

奴卻要

湖南觀察使李庾之女奴曰卻要，美容止，善辭令。朔望通禮謁於親姻家，惟卻要主之。李侍婢數十，莫之偕也。而巧媚才捷，能承順顏色，姻黨亦多憐之。李四子，長曰延禧，次曰延範，次曰延祚，所謂大郎而下五郎也，皆年少狂俠，咸欲烝卻要而不能也。嘗遇清明節，時纖月娟娟，庭花爛發，中堂垂繡幕，皆銀釭。而卻要遇大郎於櫻桃花影中，大郎乃持之求偶，卻要取茵席授之，曰：「可於廳中東南隅竚立相待，候堂前眠孰，當至。」大郎既去，至廊下，又逢二郎調之。卻要復取茵席授之，曰：「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。」二郎既去，又遇三郎束之。卻要復取茵席授之，曰：「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。」三郎既去，又與四郎遇，握手不可解。卻要亦取茵席授之，曰：「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。」四郎皆去。延禧於廳角中屏息以待，廳門斜閉，見其三弟比比而至，各趨一隅，心雖訝之，而不敢發。少頃，卻要密燃炬，疾向廳事，豁雙扉而照之，謂延禧輩曰：「阿堵貧兒，爭敢向這裏覓宿處？」皆棄所攜，掩面而走，卻要復從而咍之。自是諸子懷慙，不敢失禮。——〈《廣記》二百七十五，《歲時廣記》十七〉

步非煙

臨淮武公業，咸通中，任河南府功曹參軍。愛妾曰非煙，姓步氏，容止纖麗，若不勝綺羅。善秦聲，好文筆，尤工擊甌，其韻與絲竹合。公業甚嬖之。其比鄰，天水趙氏第也，亦衣纓之族，不能斥言。其子曰象，秀端有文，才弱冠矣。時方居喪禮，忽一日，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煙，神氣俱喪，廢食忘寐。乃厚賂公業之閽，以情告之。閽有難色，復為厚利所動，乃令其妻伺非煙閑處，具以象意言焉。非煙聞之，但含笑凝睇而不答。門媼盡以語象，象發狂心蕩，不知所持。乃取薛濤牋題絕句曰：「一覩傾城貌，塵心只自猜。不隨蕭史去，擬學阿蘭來。」以所題密緘之，讬門媼達非煙。煙讀畢，籲嗟良久，謂媼曰：「我亦曾窺見趙郎，大好才貌。此生薄福，不得當之。」蓋鄙武生麁悍，非良配耳。乃復酧篇，寫於金鳳牋曰：「綠慘雙娥不自持，只緣幽恨在新詩。郎心應似琴心怨，脈脈春情更擬誰？」封付門媼，令遺象。象啟緘，吟諷數四，拊掌喜曰：「吾事諧矣。」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：「珍重佳人贈好音，彩牋芳翰兩情深。薄於蟬翼難供恨，密似蠅頭未寫心。疑是落花迷碧洞，只思輕雨灑幽襟。百回消息千回夢，裁作長謠寄綠琴。」詩去旬日，門媼不復來。象憂，恐事泄，或非煙追悔。春夕，於前庭獨坐，賦詩曰：「綠暗紅藏起暝煙，獨將幽恨小庭前。沈沈良夜與誰語，星隔銀河月半天。」明日晨起，吟際而門媼來，傳非煙語曰：「勿訝旬日無信，蓋以微有不安。」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，並碧苔牋，詩曰：「無力嚴妝倚繡櫳，暗題蟬錦思難窮。近來羸得傷春病，柳弱花欹怯曉風。」象結錦囊於懷，細讀小簡，又恐煙幽思增疾，乃翦烏絲闌為回簡，曰：

「春日遲遲，人心悄悄。自因窺覿，長役夢魂。雖羽駕塵襟，難於會合；而丹誠皎日，誓以周旋。況又聞乘春多感，芳履違和，耗冰雪之妍姿，鬱蕙蘭之佳氣。憂抑之極，恨不飜飛，企望寬情，無至憔悴。莫孤短韻，寧爽後期？恍惚寸心，書豈能盡？兼持菲什，仰繼華篇。」詩曰：「見說傷情為見春，想封蟬錦綠蛾顰。叩頭為報煙卿道，第一風流最損人。」門媼既得回簡，徑齎詣煙閣中。武生為府掾屬，公務繁夥，或數夜一直，或竟日不歸。是時適值生入府曹，煙拆書，得以欵曲尋繹，既而長太息曰：「丈夫之志，女子之心，情契魂交，視遠如近也。」於是闔戶垂幌，為書曰：「下妾不幸，垂髫而孤，中間為媒妁所欺，遂匹合於瑣類。每至清風朗月，移玉柱以增懷；秋帳冬釭，泛金罍而寄恨。豈期公子，忽貽好音，發華緘而思飛，諷妙句而目斷。所恨洛川波隔，賈午墻高，聯雲不及於秦臺，薦夢尚遙於楚岫。猶望天從素懇，神假微機，一拜清光，九殞無恨。兼題短什，用寄幽懷。」詩曰：「畫檐春燕須同宿，洛浦雙鶯肯獨飛？長恨桃源諸女伴，等閑花裏送郎歸。」封訖，乃召門嫗令達於象。象覽書及詩，以煙意稍切，喜不自持，但靜室焚香，虔禱以俟。忽一日將夕，門嫗促步而至，笑且拜曰：「趙郎願見神仙否？」象驚，連問之。傳煙語曰：「今夜功曹值府，可謂良時。妾家後庭，郎君之前垣也。若不渝惠好，專望來儀。方寸萬里，悉俟晤語。」既曛黑，象乃踰梯而登，煙已令重榻於下。既下，見煙靚妝盛服，立於花下。拜訖，俱以喜極不能言，乃相攜自後門入堂中。遂背釭解幌，盡繾綣之意焉。及曉鐘初動，復送象於垣下。煙執象泣曰：「今日相遇，乃前生姻緣耳。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，放蕩如斯，直以郎之風調，不能自顧。願深鑒之。」象曰：「挹希世之貌，見出人之心，已誓幽庸，永奉歡狎。」言訖，象踰垣而歸。明日，讬門媼贈煙詩曰：「十洞三清雖路阻，有心還得傍瑤臺。瑞香風引思深夜，知是蓬宮仙馭來。」煙覽詩微笑，因復贈象詩曰：「相思只怕不相識，相見還愁卻別君。願得化為松下鶴，一雙飛去入行雲。」封付門媼，仍令語象曰：「賴妾有小小篇詠；不然，君作幾許大才面目。茲不盈旬，當得一期於後庭，展微密之思，罄宿昔之心。」以為鬼神不知，天人相助。或景物寓目，歌詠寄情，來往頻繁，不能悉載。如是者周歲。無何，煙數以細過撻其女奴，奴陰銜之，乘間盡以告公業。公業曰：「汝慎言，我當伺察之。」後至直日，乃偽陳狀請假。迨夕，如常入直，遂潛於里門。街鼓即作，匍伏而歸，循墻至後庭，見煙方倚戶微吟，象則據垣斜睇。公業不勝其忿，挺前欲擒，象覺跳去，業搏之，得其半襦。乃入室，呼煙詰之。煙色動聲戰，而不以實告。公業愈怒，縛之大柱，鞭楚血流，但云：「生得相親，死亦何恨！」深夜，公業怠而假寐。煙呼其所愛女僕曰：「與我一杯水。」水至，飲盡而絕。公業起，將復笞之，已死矣。乃解縛舉置閣中，連呼之，聲言煙暴疾致殞。後數日，窆於北邙，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。象因變服易名，遠竄江浙間。洛陽才士有崔李二生，常與武掾遊處。崔賦詩末句云：「恰似傳花人飲散，空牀拋下最繁枝。」其夕，夢煙謝曰：「妾貌雖不迨桃李，而零落過之。捧君佳什，媿

仰無已。」李生詩末句云：「艷魄香魂如有在，還應羞見墜樓人。」其夕，夢煙戟手而言曰：「士有百行，君得全乎？何至矜片言苦相詆斥？當屈君於地下面證。」數日李生卒，時人異焉。——〈《廣記》四百九十一〉

廬山精

乾符丁酉歲秋七月，詔以左衛將軍劉秉仁為江刺。劉公自京將一橐駝至郡，自風而逸於廬山下。南土無此畜，人覩而大驚，因聚徒擊射至斃，乃列狀於太守曰：「獲廬山精。」劉公訝其事，既至，愀然曰：「此吾橐駝也。」乃命瘞於江壖。——〈《續談助》〉

貯月光

桂林有韓生，嗜酒，自云有道術。一日，欲自桂過明，同行者二人與俱，止桂林郊外僧寺。韓生夜不睡，自抱一籃，持匏杓，出就庭下。眾往視之，則見以杓酌取月光，作傾瀉狀。韓生曰：「今夕月色難得，我懼他夕風雨夜黑，留此待緩急爾。」眾笑焉。明日取視之，則空籃弊杓如故，眾益哂其妄。及舟行至邵平，共坐至江亭上，各命僕辦治殽膳，多市酒，期醉。適會天大風，日暮風益急，燈燭不得張，眾大悶。一客忽念前夕事，戲謰韓生曰：「子所貯月光，今安在？」韓生撫掌對曰：「我幾忘之。」即狼狽走舟中取籃杓一揮，則白光燎焉見於梁棟間。如是連數十揮，一坐遂晝如秋天晴夜，月色瀲灩，秋毫皆睹。眾乃大呼，痛飲達四鼓。韓生者又酌取而收之籃，夜乃黑如故。——〈《琅邪代醉編》〉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